



中国现代文学

陶晶孙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陶晶孙

医生没，真可惜，可是。
她听完这句话，她的眼泪用袖腕起来，她
不哭，她不哭，不住流涕，医生说，说，
不这样，肉瘤的生长会得性命的。他看
医生，可是流涕不止。医生翻遍袖了，以得
的急，医生叫看医生去弄，自己出去，也不得
放，也不一回去，心里很多去，便得放
自医生回到那个身体。
医生很懊恼，耽误了别人，自己也觉得
一隻手太可惜了，他把一隻手，浸在热水里

中，医生由痛苦研究用鼓，不可惜不敢拿
过了两星期，女子已回去，医生又忘记
了，有一天，一个很美丽的女子来了，一看
不认错，女子说了几句话，一看要没有
了，医生量得难过，女子很高兴，她说
“幸虧先生，得到性命”，医生正肉疼难堪，所
以坦然，女子说，“幸虧先生，让我失去手”
——
这何尝说医生想着那只手，就想起以前
所欠下的爱情。他肉：

陶晶孙手迹



陶晶孙作品书影

目 录

小 说

理学士	3
特选留学生	6
木犀	11
音乐会小曲	21
剪春萝	34
水葬	41
女学校的访问	48
短篇三章	51
暑假	61
两姑娘	69
浓雾	78

大学教授	80
菜花的女子	86
女朋友	95
哈达门的咖啡店	98
两情景	101
毕竟是个小荒唐了	104
到上海去谋事	125

散 文

大众化文艺	141
“文艺大众化”批评	142
晶孙自序	144
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	146
文学大众化问题	147
留守日记	149
老作家和死	159
晶孙自传	162
枫林桥日记	167
宝石居日记	171
随园坊日记	173
文化批评	177
空白时代	179
文化和文艺	180
通俗和消遣	181
关于识字	182

恋爱与结婚	183
文言与白话	184
鸳鸯蝴蝶派文学	186
文人和娼优	187
畸形和文人	188
急忙谈三句曼殊	189
中国文学病理学	192
学医的几个文人	195
鲁迅的伟大	198
记创造社	203
创造社还有几个人	210
创造三年	217
抱歉日记	223

戏 剧

黑衣人	231
尼庵	242
勘太和熊治	252
羊的素描	269

附 录

木人戏	275
陶晶孙小传	280
陶晶孙主要著作书目	282

小说

理 学 士

S的三月还有陈雪积在门前的一夜,无量君的家里有在理科大学比他高级的A来访他。原来他们是理科大学,只有三个中国留学生中的两个人,A初进三年级后就因他的夫人的病而回到家里去,到了翌年一月才回来,只是A已考满单位数,所以这三月就可以毕业。

A已经过了三十岁,所以也很通旧文章,他全不能住惯日本,他得到理学士文凭,即刻要回到中国。无量君虽然是没有读过《论语》而进新式初等小学的,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心理。将从庚子赔款里被日本政府培养的学生们,已经没有吸过清末空气的气概。

A穿一身旧的大学制服,足上穿一双日本下駄的足袋袜,两双趾甲已经穿出足袋。

“你好了,你可以回去了。”无量君说。

A的脸上带有忧色。

他讲起来,他的话是热心,他的话是悲痛。

他一月前被荐着国立××大学的教授席,不料有他的同乡也在那里,因为这一位同乡同A同在某中学时有缘故,又没有好好毕业大学,又没有出洋过,倒占据了理化主任,所以这位先生中伤A君了,现在A君倒变成没有职可就了。

A君仔细讲起来,无量君也被他感动,但是他对于就职问题还没有十分兴味,虽很同情A君,并没有为他义愤。

A为谋事而回中国了,五月的新绿,像成熟的处女。远望河对

面的山上，无量君的近视眼也可以看得踏青人三四。

这时候，他埋头于数式中预备考函数论。

试验已即迫于两天后了，他接到一封电报。

事情有变动，速来。

这是在东京的朋友 B 打来的，原来无量君已毕业××大学医科，因为他将来要专攻生理学，他再到 S 来进××大学理科。大学虽有官费资格，××省经理员不肯把官费给他，当这时候有庚子赔款补学费之事。照补费规则，他在资格第一的大学，又有资格第一的年级，所以他托在京的朋友 B 去报名的。

现在有“事情有变动的”报告来！——他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必须我上京去？——他一时总猜不出，不过他不愿放弃考试。

他就打电报去问 B 可不可以延期上京。

B 的回信说不能。

所以无量君不得不上京了，上京后的结果仍落于消极。他将回 S 的晚上，还去单独办最后交涉的 B 回来说：

“我在学务处同××作最后的交涉，他说无量君的情形诚可同情，他在帝国大学本科，年级又高，资格已在第一，不过，名单已成，不论造名单时有错误或者有意遗漏，今我来一改名单，必定以后还要有许多人来要求改名单。”

B 说到这里，丢下他的帽子。

他又说：

“我将要出来，逢到几个同省人，他们说：‘现在你要运动把无量君加入么？你可入无量君，便要从名单中逐出一位自费生，你想这一个人不可怜么？’”

B 因为悲愤，不再说了。

贫困迫牢无量君，他到了秋初不能支持了，只是他总要学完。

他去告诉生物学某教授，某教授因他专攻的就是生物物理，就把他编入生物学教室的助手。他可以仍旧上学。只因他可以不作助手杂务，只可以得助手的半俸——四十元日币。

无量君有时也想到回中国去就某大学教授职的 A，想到中伤 A 的他的同乡，想到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的一种习性。

不过他不恨经理员，也不恨学务处；他从四十元中付三十五元于下宿栈的老婆子，余下的五元作一个月的零用；他也不恨下宿栈的味噌酱和昆布汤。他逢到两三天还仍不能解的难解的微分方程式的时候，就要携一本他爱的 Rostand 来念：

Mais……chanter

Réver, rire, passer, être seul, être libre, Avoir l'oeil regarde bien, la voix qui vibre, Mettre, quand il vous plaît, son fentre de travers, Pour un oui, pour un non, se battre ou faire un vers!

Travailler sans souci de gloire ou de fortune, A tel voyage, auquel on pense, dans la lune!

(原载 1925 年 12 月 1 日《洪水》1 卷 6 期)

特选留学生

经理员不给他学费以后的无量，每月只有四十元来作他全部的开销了。除了付掉三十五元给下宿栈老婆子后，他把余剩的五元，就作一个月内剃一回头，写几封信，买几本抄讲义的簿子，洗几回澡的零用钱。

还有因下宿栈的夜饭太坏而吃不饱的夜，被饥饿所迫不得已而出去吃一碗五分钱的日本面。他平均一天只可用一角五分，所以他也不能同几位中国同学交际了，他们有八十元官费，所以开一回欢迎会要五元，刊一本同学录要八角。

无量多不能负担，所以渐渐不同几位同学交际了。

他的间壁，有一位在中学教汉文的老先生。他初会这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是在院中扫地。

“邻家的先生呀，你的药瓶倒翻地上了。”

无量跳出去，原来是无量的一个脑筋，他从大学里偷来的。偷来也有偷来的缘故。他对先生说：

“先生，我要一个脑筋放在家中。”

“可是研究的材料不好拿出教室呢——不过——教室里的脑筋失去了一个，我想也不至于碍事。”

所以无量把它偷出来了。因为他放在台上时酒精味太臭，他便把来放在窗外墙上。此刻这瓶东西颠落了。

“对不起，对不起，搅扰你老先生了。”

无量一面收拾，一面说。

“别要客气，别要客气。我也念汉文的。你也是汉人，我们是儒学徒，有暇请来谈谈。”

从此以后，没钱同中国同学交际的无量同这老先生做了好朋友了。

无量如此生活一冬天后，他得着日本外务省的庚子赔款中的特选生费了。一天夜里他肚里算算他的债务账，他向父亲讨来的也已经几百块了，在上海的妹妹从她的束脩里寄给他的也有二百块了，又每上一次东京到处从朋友们借的钱也不少，他肚里算起来，他从此每月省五十块钱下来还债，父亲的钱不算，朋友们的许多债，非两年不能还清，这样算时他得了特选费一百元，也不能算是宽裕的了。他困一忽了后又在想特选生的本质了；数年前日本人为亲善而要设寄宿舍于东京时候，大家出来反对，他们实在还不知道利用日人的方法，他们大概自己怕自己要被日人怀柔了，他们想受日人一文钱要多亲日一点，所以君子不近危而反对了。但现在各校的中国学生特别预科脱去中日的契约而由日人做主了，倒没有一位出来说话。至于特选留学生也出于日人自己的主意。

大家说日本学者素来太狭量了，不肯把尊贵的博士学位给中国人，这话虽不是不得当，可是欲设法实博士文凭的中国人时有，欲留日本的大学研究四五年的倒少，此刻日人要想亲善中国而发起特选学生，他们大概要做许多和制博士，叫这几位博士可以向中国学界多说几句话。可是无论如何，对于无量总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要博士学位，又不是要用博士而谋什么职，他只要能得着自己所要学的就好了。他又困下一忽，他也觉得近来睡不耐而多梦，是贫病粗食的结果；照现在的状态他已经是为求学而病了，他想到他的脊髓前角细胞太消耗了，他先要好好营养身体，所以他又想到家乡的大肉大面，他想到跟父亲上坟时候在一家乡下饭店里吃的午

饭的味道。父亲到对面剃头店去剃头了，一位乡人来对他说：

“先生呀，我们二房里有一亩田，先生劝老爷买下来罢！前面马路，后门塘河……”

无量正在想父亲在家中极力省俭而寄给他们兄弟姊妹上学钱的事情，所以也不想听下去了。他等了一会，父亲还不回来，太阳已照着壁上对联了，他走出饭店，就到剃头店里去寻父亲，但看见两个剃头师傅在剃两个顽童的头。

“你不晓得我老人家在此剃头么？”

他一看剃头师傅就逃出来——因为此刻的剃头师傅的一个，倒是他的父亲，他逃到饭店来了。

“少先生你不要吃惊！你的老人家是很省俭的；无论哪一家，不省俭是不会生好男女的。”

无量醒起来了。

醒起来是正月初一日。无量也没有什么事体做，本想要到汉文先生处去拜年，但因他搬屋后走到他家里要十几分钟，他便决意不去了。他就拿出一堆稿纸——看起来——原来前年底接到上海的朋友来信说要他的稿子，他有时也要写几篇短文，本来没有刊他们在杂志的意志，所以一篇都没有写得完全的。上海朋友也明明知道他的中国字汇太少了，仍寄印刷信来。他此刻无意之中翻稿纸堆了。他正拿出两三篇来念下，汉文先生来贺年了。

被汉文先生一喊，他的一切思想都逃了出去，午饭后他跟汉文先生到他家里去，汉文先生到今仍是很穷，不过今天还要装虚荣招待一群客人，客人大都倒是年轻的男女中学生。他才进去他们就要他加入和歌牌戏，他因掠和歌牌太费脑力，所以他简单拒绝了：

“我日本和歌全然不能记得，又是近视眼看不见。”

有一个漂亮的女学生说她买来一副中国麻雀牌，要他教用法。

他说：

“我到日本来的时候十四岁，我一直在家中，没有机会学麻雀。”

于是他到汉文先生的书斋了，那里有一位白发白胡的国文先生。

国文先生问汉文先生借一本书——是什么汉籍可惜忘去了。

国文先生打开这部书一张一张地看，他发现污损的一页了，就问汉文先生：

“我借书时先要查一下，怕有什么信札夹在，或者有破页。这个是雨滴么？”

“不是不是。”

汉文先生讲起来了，他的父亲念这书时，念到这里必要哭，实在因这里写着有儿子不孝的话，才使得他父亲要流下泪来的。于是他们讲到“孝”了。国文先生说：

“我近来念一本新小说家的小说，内有一篇洛阳少年，在洛阳郊外看夕阳，逢着仙人教他有黄金之处，他掘着黄金了，就拿黄金到洛阳城中去，不几日已用去了。他再到郊外去请仙人，得了黄金又到城中去消费去了。如此者不知几回。后来他对仙人说了：‘我得了黄金，不几日就仍要为无以复加的穷民，此刻我要请你教我做仙人的法子。’于是仙人教他，令他绝对不可开口说话，少年于是出去游历了，他到许多地方去，受荒野虎狼的危险，又到地狱受火水的责苦，均忍耐而没有开口，后来他被拉到阎魔大王面前了，阎魔大王因他不开口而发怒了；拉他的父母来，——拉来的是人面的两匹瘦马——少年仍不开口，阎魔大王指红鬼要打他的父母了，母兽对少年说‘你必定有所愿而不开口，如你有愿，我受什么痛苦也可忍耐的。’阎魔大王下令打母兽了，红鬼的烧红的铁棍将下来，少年不意之间大声叫了‘妈’——于是少年又坐在洛阳郊外的夕阳之